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優五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九十波逸底迦法

總攝頌曰

故妄及種子 不差并數餐 蟲水命伴行

優五

傍生賊徒食

一

初別攝頌曰

妄毀及離間 發舉說同聲 說罪得上人

隨親輒輕毀

故妄語學處第一

爾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爾時具壽羅怙羅於此城側溫泉林住時有衆多敬信婆羅門居士等來詣其所問言大德世尊今者住在何處若佛世尊在竹林中時羅怙羅即便報云在鷺峯山若在鷺峯山報

云在竹林中若在畢鉢羅窟報云西尼迦窟若在西尼迦窟報云在畢鉢羅窟時彼諸人欲求禮佛不能得見身體疲倦極生勞苦詣羅怙羅處時羅怙羅問諸人曰仁等得見世尊不答言不見諸人報云聖者何因故惱我等答言實爾我故相惱時彼諸人各生嫌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爾時世尊聞是語已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於食後時即便往詣溫泉林所羅怙羅住處時羅怙羅遙見佛來爲佛敷座即安置餅水并洗足器洗足手已往迎世尊收取上衣白言善來世尊願於此坐佛便就座坐已即取餅水自洗雙足於洗足器傾去多水餘留少許告羅怙羅曰汝見器中留少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

苾芻故以妄語無有慙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少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器中少水總瀉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少水盡棄于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

優五

二

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棄盡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傾側至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傾側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傾側沙門之法世尊復以其器覆之于地告羅怙羅曰汝見此器覆在地不白佛言大德我已見之佛言羅怙羅若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觀如是愚癡之人說爲傾覆沙門之法復次羅怙羅如醉象王有大力勢牙如車軸肥壯

勇猛善能鬪戰往戰場中共他戰時四足兩牙尾及脊脇悉皆作用惟有其鼻卷而不出羅怙羅此象爲護命故不用其鼻以摧彼軍象師即念此之象王護惜身命羅怙羅若彼象王共鬪之時出鼻戰者是時象師即知此象不捨軀命自軍他軍遇便殘害無惡不作如是羅怙羅若復苾芻故心妄語無有慚恥亦無追悔我說是人無惡不造爾時世尊說伽陀曰
若人違實法 故作虛誑語 乃至命終來無惡而不造 優五 寧吞熱鐵丸 三 猶如猛火燄不以破戒口 敢他信心食爾時世尊復告羅怙羅曰於汝意云何何意世人手執明鏡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彼執鏡者爲觀己面善惡之相佛告羅怙羅如是如

是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欲起如是身業此之身業爲害自身并害他身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感苦異熟耶爲不害自身并不害他是勝善事是安樂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耶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損自他是不善事是苦惡業能於未來感苦異熟此之身業應當檢攝即不應作羅怙羅若汝作此觀察之時即能了知此之身業我今欲作能益自他是勝善事是安隱業能於未來感樂異熟此之身業應當發起修其善事復次佛告羅怙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今正作如是身業造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即不應作若益自他當受樂報便應修學復次佛告羅怙

羅汝之所有身業造作應當數數善自觀察我曾已作如是身業此之身業能害自他當受苦報所有罪業應對佛前至誠懇惻說所作罪或於清淨同梵行者前說其愆咎發露說悔將來禁戒更不重犯若作善業能益自他當受樂報應發歡喜心於日夜中慶其所作勿爲放逸羅怙羅如於身業欲作正作已作三時觀察當知語業意業亦復如是羅怙羅當知過去未來及以現在所有行業皆由意生應數觀察棄捨惡念常起善心羅怙羅若有沙門婆羅門等於身語意業現起之時應善觀察今極清淨常多修習相應而住羅怙羅如於現在觀察三業令極清淨相應而住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故汝今於三業中恒善觀察令極清淨相應而住勿爲放逸爾

時世尊說伽陀曰

羅怙汝當知 常觀察三業 不令造衆惡
是順諸佛教 此是聲聞業 汝今應可修
修習此行時 長善息諸惡

爾時世尊爲羅怙羅示教利喜說是法已時
羅怙羅禮佛雙足歡喜奉行于時世尊從座
而去此是緣起尚未制戒佛在逝多林爾時
法手苾芻是釋迦子於此而住善能言說降
伏他論于時中國有一摩納縛迦爲求學故
往詣南方事廣如前第四波羅市迦劫比羅
因緣中具說時摩納縛迦所事師主是南方
婆羅門博通諸論與摩納縛迦及諸弟子漸
次遊行經諸城邑遂到室羅伐城時彼城中
有一婆羅門爲衆之首聞有南方大論師至
告諸學徒曰汝等知不有婆羅門是南方大

優婆

五

論師今來至此欲求敵論若彼論師於諸論
中而立義者汝等各隨所習共相酬對若能
破彼斯曰善哉若不能者宜當引彼往釋子
中今與論議若其論師能破釋子此即是我
婆羅門勝若其釋子伏得彼者斯亦是我婆
羅門勝何以故能令八方震大名稱云南方
有一大婆羅門善解四明妙通八術來求激
論至室羅伐城城中有人能摧彼論我等諸
人亦非墮負時彼論師於晨朝時以衣裹腹
手執炬火入室羅伐城時彼城中婆羅門子
問言大師何故以衣裹腹論師報曰所受學
業滿我腹中恐其破裂故以衣裹又問何因
於白日中手執炬火論師報曰我見諸人愚
癡闇昧今輝智炬令使開明論師即便共彼
學徒更相問難有激論處人咸杜口城中學

士悉皆受屈諸人白言大師何故欲自朋耶論師報曰豈可於此更有他朋也諸人云有論師曰彼是何人報曰是沙門釋子近日方興於四姓中獨稱尊勝多聞辯說人所共知師今可往共彼言論問曰彼居何處報言在此城中逝多林內問曰於彼衆中誰爲第一激論之主報曰彼皆博識聰敏詞辯分明作是語時法手苾芻遇有他緣因届其所諸人見來告論師曰大師今可且置諸餘沙門釋子宜應可共此法手苾芻以申論難論師即便正視苾芻告諸人曰略觀此相定是論主即徃就之告言苾芻我於先師頗曾少學欲共仁者聊叙論端苾芻報曰斯誠大善我比有心欲求論難何當遇敵得盡虛懷仁既遠來深適吾願隨意當作論師問曰何日對談

優五
六

苾芻報曰明日可作欲在何處於某華園共作期已捨之而去時彼論師旣共期已即於此夜研覈兩宗預設科條討尋徵斥思惟不得此論師者亦未能免巡百家門食方滿腹睡迄至天明時法手苾芻作如是念我若破得此論師者亦未能免巡百家門食方滿腹若婆羅門儻摧我者我之所以有名稱華冠悉皆隱沒時婆羅門即於晨旦趣彼華園佇望苾芻欲其來至然而法手不赴前期久待不來遂還城內是時法手斟酌過期便入城中次行乞食彼婆羅門見而問曰苾芻何故不赴華園報曰何處華園婆羅門曰仁豈不憶昨日共期云於其處將興往復法手報曰我忘其事婆羅門作是念我於通夜思構論端苾芻乃云我不曾憶復作是念然此苾芻無過二種一是情識愚憲二是才辯過人復報

之曰明日赴期報云如是彼婆羅門明至期

時便赴園內淹留相待還復不來企望躊躇

覆歸城邑是時法手知過期已入城乞食彼

婆羅門見而復問苾芻何故還不赴期法手

報曰我豈風病耶豈惟論議後方一事更無餘業

然我每於晨旦承事大師所未聞法敬心聽

受門徒之輩復自教詔還往貴人逢迎說法

婆羅門曰苾芻不應故心妄語答曰我實如

是由此法手苾芻共他論者許期往赴而故

妄言今彼論師屢勞往返諸外道輩聞斯事

已各生嫌疑君等應知釋子沙門故心妄語

共他論者結契園中故作虛言今彼論者空

勞往復諸苾芻聞已具白世尊佛以此緣集

苾芻衆問法手曰汝實作如是故妄語事共

他期契故心不往耶答言實爾世尊爾時種

種訶責乃至我今爲諸苾芻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故妄語者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是法手義如上說故者謂是

故心了知其事妄語者有九種妄語八七六

五四三二種差別不同云何九種妄語謂以

無根他勝僧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

色訖里多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

而作妄語云何八種妄語謂以無根他勝僧

伽伐尸沙波逸底迦提舍尼突色訖里多以

無根見聞疑破正命云何七種妄語謂以無

根破戒破見破威儀正以無根見聞疑云何

六種妄語若苾芻欲作妄語生如是念我當

妄語正妄語時作如是念我正妄語若妄語

竟作如是念我已妄語以無根見聞疑云何

五種妄語謂以無根五部罪而作妄語云何
四種妄語謂以無根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
命云何三種妄語謂以無根見聞疑又有三
種妄語作如是念我當妄語我正妄語我已
妄語云何二種妄語謂我正妄語我已妄語
優五

無有一種成妄語者復有五種妄語何者是
耶自有妄語謂得波羅市迦有得僧伽伐尸
沙有得窣吐羅底也有得波逸底迦有得突
色訖里多云何妄語得波羅市迦若苾芻實
不得上人法自稱言得此之妄語得波羅市

迦云何妄語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知彼苾

芻清淨無犯而無根他勝法謗此之妄語得
僧伽伐尸沙云何妄語得窣吐羅底也若苾
芻在僧衆中故心妄語非法說法法說非法
非律說律律說非律此之妄語得窣吐羅底

也云何妄語得突色訖里多若苾芻半月半
月作襪灑陀誦戒經時彼問清淨不而實不
清淨自知有犯作覆藏心默然而住此之妄
語得突色訖里多除向所說四種妄語諸餘
妄語悉得波逸底迦波逸底迦者是燒煮墮
落義謂犯罪者墮在地獄傍生餓鬼惡道之
中受燒煮苦又此罪若不殷勤說除便能障
礙所有善法此有說義故名波逸底迦此中
犯相其事云何因攝頌曰

若實不見聞 不覺不知想 及疑而異說
優五

是妄語應知
若苾芻不見不聞不覺不知作如是想如是
忍可便云我見我聞我覺我知如是說時語
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苾芻曾見聞覺知而
忘其事作如是想如是忍可不憶其事而云

不忘語語皆得波逸底迦罪若實見聞覺知後遂生疑彼作此想如是忍可言於見等無有疑心語語說時皆得波逸底迦若實不見聞覺知有見等想彼作此解後言我實有見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見而有聞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見無有聞等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聞而有見覺知彼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聞無見覺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覺而有見聞知語語作此想如是忍可後言我覺無見聞知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不知而有見聞覺作如是想如是忍可後言我知無見聞覺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忘聞覺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忘聞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忘見覺知不忘彼作

此想後言我聞不忘見覺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忘見聞知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忘見聞知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忘見聞覺不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不忘見聞覺亦不忘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見而疑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疑聞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聞而疑見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疑見覺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覺而疑見聞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疑見聞知疑語語說時皆得本罪若實知而疑見聞覺知不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不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

不聞作不聞想有見覺知作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聞不見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覺作不覺想有見聞知作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覺不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不知作不知想有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若實見聞覺知而忘其事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忘其事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而無疑心彼作此想後言我見聞覺知而有疑心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有見聞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有見聞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聞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不疑見聞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有疑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有疑見聞知不見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

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見聞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見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見聞覺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然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忘聞覺知忘說時得本罪若後言我見而忘聞覺知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聞不忘見覺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聞而忘見覺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忘見聞知忘彼作此想後言我覺而忘見聞知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忘見聞覺忘彼作此想後言我知而忘見聞覺不忘說時得本罪若實見不疑聞覺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見有疑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見聞覺知不疑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不疑見聞知有疑彼作此想後言我覺有疑見聞知不見覺知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見覺知

疑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不疑見聞覺有疑彼
作此想後言我知有疑見聞覺不疑說時得
本罪若實見作見想不聞不覺不知作不聞
不覺不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見然有聞
覺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聞想不見覺知作不
見覺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聞然有見覺
知說時得本罪若實覺作覺想不見聞知作
不見聞知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覺然有見
聞知說時得本罪若實知作知想不見聞覺
作不見聞覺想彼作此想後言我不知然有
見聞覺說時得本罪若必芻凡所有語違心
而說皆得波逸底迦罪若不違心而說者皆
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
所纏

毀訾語學處第二

優五

十二

爾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六
衆苾芻於諸苾芻作毀訾語云眇目摩壁背
偃侏儒太長太麤聾盲瘡齒拐行腫腳禿臂
大頭哆脣齶齒是時六衆苾芻作如是等毀
訾語時諸苾芻聞已慙赧憂愁不樂讀誦思
惟悉皆廢缺懷憂而住時有少欲苾芻見其
事已咸生嫌賤作輕毀言云向苾芻於苾芻
處而作毀訾云眇目等如上所說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爾時世尊以此因緣集苾芻衆乃
至問六衆曰汝等實作毀訾之語惱諸苾芻
云眇目等耶六衆答曰實爾大德世尊即使
種種訶責廣說如上乃至此非沙門所應作
事所以者何汝等當聽徃古世時於聚落中
有一長者娶妻未久歡愛同居便生一女年
漸長大長者單身躬爲耕墾時有居士之子

父母俱喪常於林野販樵爲業時居士子持其樵擔來至耕處田頭樹下棄擔息肩見彼長者躬自耕作就而問曰阿舅何故衰年自營辛苦應居村落翻在田疇報言善來外甥我無兄弟復無子息不自躬耕衣食寧濟彼便報曰阿舅我且代耕仁當暫息即便執犁優五十三代其耕作遂至日午家中食來喚言外甥可來共食亦旣食已報言阿舅宜可還家然我未知舅之宅處至日晡後當出村外路首相迎長者聞已即便歸舍時居士子耕至日晚牛放青梯躬持草擔并取柴束驅畜而歸至彼村隅長者迎見遂即相將到其宅所時居士子掃除廠庫布以乾土并設火煙多與牛草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由此兒今受安樂我之小女當與爲妻令其食已報云外甥當

住於此勤修家業此之小女授汝爲妻報言甚善即依處分營作生業時彼長者家有二牛每令驅使大者爲性調善小者稟識貪餐雖復拘制犯暴是常童子發憤放石遙打折其一角因即立號名爲禿角後於他日尚犯田苗同前不止便放鎌斫遂截其尾因即名爲禿尾禿角後於異時居士子告長者言阿舅先所許親幸可作之爾時長者言好便告妻曰賢首衣服瓔珞當可辦之小女不久欲爲婚娶妻便問曰曾未與人如何辦具長者報曰吾已與人妻曰是誰報此居士子妻曰此人宗族本不委知如白胡椒莫了生處如何以女輒爲婚戚凡婚姻者親屬還往飲啄追呼氏族相應我方與女報其妻曰賢首此居士子自至我家由斯代勞得受安樂此若

無者還嬰辛苦不免躬耕妻報夫曰我實不能將所愛女與客作人世間之人多用妻語是時長者便作是念我若報云不與女者作人今日便捨我去找我還不免自執耕犁今且宜應詭設方便勿令即去時彼作人復於異時告長者曰家長宜應作婚姻事長者報曰外甥我之親族其數寬廣聚集之時多須飲食宜待秋熟稻穀收成既收穀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餅麵是資當待麥熟既收麥已復告成婚報言外甥陳稻將盡可待新稅時居士子見作推延遂生此念無容田實總一復告成婚報言外甥我今宜可往告衆時成看此事由便成誑我我今宜可往告衆人若不與者經官取定便對衆人告云阿舅可作婚姻諸人聞已告長者曰許言已久何

後五

十四

不爲婚是時長者怒而告曰諸君當知此是我舍客作之人我以何緣與女婚娶諸人皆然時居士子便作是念我不得錢復不得婦虛淹歲序靡見成功我今宜可損害其人方隨意去便將二牛半日驅使多與杖捶繫之枯樹曝以烈日方欲言歸近劫初時畜解人語其牛旣遭苦楚大牛便告居士子曰咄男子汝先於我共相愛念恩同父母知我劬勞何故今時多行杖楚繫之枯樹曝以烈日棄我還家我於汝處有何愆過男子報曰汝無有咎然汝曹主於我有過牛曰彼有何過男子報曰先許我女今者違信牛曰何不經官男子報曰爲無證人牛便報曰我等爲汝而作證人男子曰爲作人語爲作牛音牛曰不作人語我當現相令人表知汝當爲盟令人

優五

十五

表信汝當引我爲證令人表知牽我兩牛繫於廠內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我令出乃至傍人來覩信驗我等噤口不噉水草我現相貌令王大臣信汝言實我當飲敢是時男子聞是計已即便俱解放茂草中自詣王所致敬白王大王某村長者許女爲婚使役多年今乃翻悔王喚長者問其虛實長者白云我實不許王問男子汝有證不白王言有王曰爲人爲非人白言非人王曰是何白言是牛王曰爲作人語爲餘語耶白言不作人語王曰如何成證白言彼有實信令人表知其牛於七日中繫在廠內莫與水草滿七日已可於地中多水草處放牛令出我引爲證必有奇相乃至大王未信已來牛終不食此若虛者我當死罪王命臣曰

當依此言看其證驗大臣奉教便取二牛繫之廠內不與水草時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豈期顛倒惟獨我等日出西方幽閑廠中不聞水草大牛報曰豈非我許居士子爲作保證於七日中自餓而住乃至王未信來不食水草禿尾禿角報大牛曰若放我者逢石尚噉況水草耶大牛報曰此居士子愛念我等事同父母豈得違信誤彼人耶禿尾禿角曰雖實愛念恩同二親然常喚我爲禿尾禿角我聞喚時即欲以角決破其腹大牛聞已默爾優五十六而住彼居士子時復來看問其牛曰得安隱不大牛報曰我且安隱汝不安隱居士子曰何意如此大牛曰此禿尾禿角作如是言若放我者逢石尚敢況水草乎居士子曰若如是者我於今夜當急逃走對王爲誑命在須

史大牛報曰汝不須走當與禿尾禿角穿鼻
安繩其紩促繫我角放出之日若彼違信食
水草時我以雙角舉鼻令上汝即報言今此
二牛告第五護世世人共許有五種擁護者
謂地水火風日時居士子遂與穿鼻禿尾禿

角報大牛曰仁當觀此苦虐於我大牛曰與
著瓔珞何苦之有便以拘紩繫大者頭至七
日已王及諸臣親共觀視多水草田放二牛
出禿尾禿角既見水草即便欲食是時大牛
遂以雙角舉小牛鼻向日而望王問臣曰何
意二牛向日而望時有智臣白言大王今此
二牛意欲啓王說如是事非直我二爲證亦
兼告彼第五護世明明白日助我證知王見
是事極生希有報諸臣曰畜生無知尚能爲
人而作保證事既非虛宜以彼女共爲婚戚

優五

十七

便放二牛俱食水草時居士子既得勝已娶
女爲妻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在傍生趣聞
毀訾言尚懷害念況復於人是故苾芻不應
惡語毀訾他人此是緣起猶未制戒爾時世
尊復告諸苾芻作毀訾語時於現在世所作
事業不能成就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村
中有長者住以行車爲業彼有二犧牛一名
歡喜二名美味於春陽時各生一子毛色斑
駁既漸長大歡喜之子其角廣長美味之兒
頭禿無角是時長者爲其立字一名歡喜長
角二名美味禿頭及其壯盛俱有氣力後於
異時諸行車人各因飲牛共集池所作如是
言誰牛最勝各云我牛勝長者答云我牛極
勝諸人報曰何以得知汝牛極勝長者曰可
於峻坂令牽重車共立明言賭金錢五百作

是要已便將已牛放峻坂處牽其重車時彼長者便喚牛曰歡喜長角宜可疾牽美味禿頭亦當急挽時禿頭牛聞毀訾語即便却住不肯挽車長者大怒便以驪杖而拷楚之餘人報曰汝今豈欲殺此牛耶既其不如宜當放却是時長者便輸五百金錢極大忿怒於其二牛多與杖捶繫之枯樹畜解人語已如上說是時二牛告長者曰仁先養我事同父母我有何過遂行楚毒長者報曰今由汝故罰我五百金錢歡喜長角報長者曰由汝口過自罰金錢我等何咎長者曰我口何過牛便報曰何故對衆人前毀辱於我不言好稱喚作禿頭若言好名不毀訾我者更於峻坂牽倍重載共立明要倍賭金錢一千長者報曰汝今更欲倍罰我耶牛曰勿毀訾我定當

盡力後於異時各因飲牛事如前說長者答云我牛極勝諸人報曰豈汝今時更求重罰長者報言設更罰我君等何失宜於峻坂倍駕重車賄金錢一千明爲要契即如言契以牛牽車令上峻坂便喚牛曰歡喜宜可急牽美味當須疾挽二牛聞已便生喜悅盡力牽車令至平地既其得勝便獲金錢一千時有天神於虛空中說伽陀曰

雖有極重載 居在峻坂下 二牛心若喜能牽出此車 若陳順意語 二牛聞慶悅牽車出不難 主獲千金賞 是故常愛語勿作逆耳言 若出愛語時 無罪常安樂佛告諸苾芻彼傍生類聞毀訾時尚能爲主作無利益何況於人是故苾芻不應於他作毀訾語爾時世尊種種呵責諸苾芻已廣說

如前我今爲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若復苾芻毀訾語故波逸底迦必芻義如上毀訾語者謂於他人爲毀辱事出言彰表他領解時得波逸底迦罪廣說如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五

僕五

十九

音釋